

难忘高胡艺术创始人

——纪念粤乐大师吕文成百年诞辰

陈 涛

高胡只有两根弦，妙韵生花意盎然；
岭南三杰卢刘吕，横断乐坛六十年。

笔者诗中的卢刘吕者，乃是指广东音乐的泰山北斗卢家炽、刘天一和吕文成。提到吕文成，人们很自然就想到音色优美的高胡，想到风格独特的广东音乐。吕文成不仅突破性地改革了二胡这种乐器，别出心裁创造了一整套独步南中的演奏风格，使广东小曲显耀出韵味无穷的地方色彩和悠扬悦耳的迷人魅力。他同时还根据这种乐器的性能，谱写了《平湖秋月》、《蕉石鸣琴》、《步步高》和《醒狮》等数以百计的新作品，吸引了无数青年争相学拉，一时间，琴声和鸣，人才辈出。高胡的迅速推广，使粤剧传统棚面的混合音色产生质的变化，且顿时感到群龙有首，使小曲的演奏水平和表现能力都获得普遍提高而成为广东音乐和粤剧拍和的主奏乐器。于是，舞台的演出、电台的直播、唱片的出版，让吕文成的名字家喻户晓，把广东音乐推向一个鼎盛的时期，同时也掀起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创作热潮。可以这样说，不管广东音乐什么时候形成和怎样形成，到吕文成所创制的高音二胡成功，并由他参与了演奏，广东音乐始登大雅之堂，逐步名扬中外。所以刘天一认为没有吕文成就没有广东音乐，卢家炽也认为没有高胡就没有广东音乐。高胡的历史就是广东音乐的历史。

吕文成 1898 年出生于粤剧音乐之乡中山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幼时随父到上海谋生。他从小爱好音乐，对音色柔润典雅、感情丰富而内在的二胡情有独钟。本身的音乐天赋加上江南丝竹汪洋的浸染及其后天的勤学苦练，年方二十已活跃于上海乐坛。他那令人眩目的扬琴独奏《早天雷》、《倒垂帘》和《梅花三弄》等曲目，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已使听众击节赞赏，而用二胡来拉《小桃红》、《柳娘三醉》则更具广东韵味，令人陶醉。

尤其是领奏广东最有代表性的小曲《双星恨》和《昭君怨》时，如泣如诉，动人心魄，大有“一曲未完皆掩泣”的情景。当时有关报章曾以“南中独步”、“绕梁三日”及“高山流水”、“闻者忘卧”等赞语喻其高超技艺。

在上海从事西乐的小提琴家司徒梦岩的启发下，开始感到小提琴的 E 弦音色高贵、明亮悦耳，拉到高把位时更加娇美迷人，于是灵机一动，把原来相当于小提琴 DA（26）定弦的苏州二胡提高四度定为 52 线，为了避免断线，又用 32 号杨琴钢线取代二胡的丝质外弦。这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想法，可惜试奏起来虽然音量颇大，但音色粗硬而带沙哑，把琴马移动到哪个位置都不理想，用棉花或草纸往琴马下端塞，也不成功。经过多方试验，正在恨无彩凤双飞翼之际，忽一日，心有灵犀，索性用两腿夹住来拉，果然奇迹发生了，不但沙音驱除，音色娇美而浓厚，高音区竟象小提琴那样清脆明亮，两腿可松可紧，共鸣箱可深可浅，既能控制音色，也能控制音量，真是“拈花回眸乐艺成”也。不久还逐步发现高胡与杨琴的乐音齐发和鸣时，简直是象钢琴与小提琴一样，水乳交融，顿添光彩。这种华滋润泽的混合音色，格外动听。更微妙的是右腿的温热与蛇皮须臾接触，其纤维好象得到暖流的疏通似的，发音更有光彩而越拉越纯。好比“投石冲破水底天”！吕氏欢喜若狂。当晚在台上试奏一曲《鸟投林》，并在高把位处模仿鸟叫时，掌声四起，有人欢呼“妙不可言”。从此，易剑泉的《鸟投林》和吕文成的名字永远缘系在一起而身价百倍。

广东音乐之所以有妙韵生花、意趣盎然之感，主要是由于吕文成在高胡演奏上的风格独特。构成这种独特风格，归纳起来不外乎只有三个要素——衬音、滑音和花音。由于刘天一和卢家炽经常把吕

十年前初次应邀访问狮城，内心里充满着种种的期望：期望着亲眼看看这座世界闻名的花园都市；期望着亲身领略这小小岛国的多元文化；期望着和语文学界新知旧雨的切磋交流；期望着与南来新马数十载的亲人阔别重逢。怀着这种种的期望，我于春光明媚的四月搭上新航的班机离开香港启德机场。那次短短十天的学术访问使我终身难忘。前来接机的新加坡华文研究会会长卢绍昌博士和梁荣基博士、周清海博士，一见面就告诉我：十天的日程已大致作了安排，让我知道我的愿望都将一一实现，友情的暖流顿时在我的身上流淌。我们离开樟宜机场，汽车穿行在林荫大道中，绿草如茵，苍翠欲滴的东海岸景色使我目不暇给，心旷神怡。到达下榻的 RELC，专程从大马前来的婶母早已先期住进这里，等待着我这来自唐山的侄儿了。第二天上午，新加坡电视台采访组就来进行专题采访，要我谈谈推广华语



唐伯慧教授在澳门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与方言的问题。接下来的日子里，会晤、讲演、座谈、游览、参观……一场又一场，时间排得满满的，内容填得满满的，幸好婶母叔父和他们的儿女们也先后住进 RELC 来，晚上大家可以有点促膝谈心的时刻，否则这畅叙阔别之情的期望就要大打折扣了。

总算有缘，这辈子到过不少地方，也领略过一些异国他乡的风情。我始终觉得：第一印象是最难忘的，也是最宝贵的。十年前第一次踏足狮城的所见所闻，多

少年来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打那以后，我每次重来星洲，第一印象便又浮现脑际，我对这里的第二印象、第三印象总是在重温、对比的怀旧情怀中编织成的。这回是我第四次进入樟宜机场了。这一次，我不再会是匆匆来去的访客，我有

留住方言留住根

——杂议新加坡推广华语与汉语方言

詹伯慧

文成所创造的这三种技法视同珍宝加以认识和玩味，故有吕文成的“三件宝”之称，尤其是第一件宝——衬音，由于它是来自粤剧唱腔，所以也可以叫做衬腔。其规律原则上二度下行必有衬音，很多高胡爱好者都觉得当他还未懂得有意识地衬音时，总觉得自己仍然处索然无味的业余状态，其实没有半点神秘，当你细心揣摩一旦获得衬音效果之后，就好象大步跨过了广东音乐之门而踏上韵味无穷的正宗之道，从而感悟到广东音乐之真谛。所以衬音确是宝中之宝，信乎？（可参阅 1994 年《广东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陈涛《高胡艺术风格论》）

由于高胡的诞生及其独特演奏风格的形成，使

这位开山鼻祖，不仅知音频出，而且渐渐地桃李满园，有的直接拜他为师，有的间接学艺，更多的是通过他的唱片偷师仿奏。在吕文成时代，不管拉硬弓还是拉软弓，举凡从事广东音乐或粤剧拍和之人，无不受吕氏影响，如当时学得较好的刘天一、卢家炽、冯华、骆津、崔蔚林、朱海、梁以忠、沈伟、陈萍佳、文卓凡、黄继谋和屈庆等后起之秀，虽然大有青出于蓝之势，但他们所掌握的风骨神韵，全部来自吕文成。常言道，水流万里不离源。所以，凡对广东音乐有志向学者，必须首先深入研究吕文成。